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海外壯游

錢思衍，字仲緒，浙之李□人。少讀書有大志，師授以時文，棄置一旁，初不欲觀。謂人曰：「此帖括章句之學，殊不足法。丈夫當如宗慤、終軍，乘長風破巨浪，飛而食肉於數萬里外耳。」家本素封，生父日望其成名，藉以充大門閥。生不得已，下帷攻苦。所作程文規摹時賢，以求俯就有司繩尺。未幾，獲雋秋試，遽登賢書。一時賀者盈廷，生輒避不欲見。每讀己文，汗常浹背，曰：「此驢鳴牛吠耳，何以見人！」一日，有一道士求見，自言從峨眉山來。生出迓之。疏髯古貌，飄然欲仙。道士遽問曰：「聞君有遁世想，是以來作導師。」生自思：「雖有是心，並未出之於口，此言何從而來？」因疑道士為非常人，延入廳室，與之講求長生久視、吐納燒煉之術。道士曰：「君之所言，距道尚遠。內丹外丹雖分兩途，而其入門之始則一也。先宜寡慾養心，清靜坐。既臻玄妙，而後旁及。從未有三屍未斬，五濁未除，而一獲大丹，立即飛仙界者也。生曰：「如何始可坐□？」曰：「上■避世；中■避人；下■則仍混跡紅塵，與世交接，一旦道念不堅，恐終壞於外誘。子不如隨我往游峨眉，自有所遇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道士即以手中拂塵向空擲之，頓化為龍，鱗甲畢具，下伏於地。生驚懼欲走。道士笑曰：「無妨也。」與生並乘之，龍遽起，夭矯凌空，頓覺身入雲際。俯視下方，迷漫無所見，耳畔風濤聲大作。生於時已置死生於度外，閉目凝神，一任其所之。頃之，寂然，聞道士曰：「至矣。」開眸四顧，則身已在地，龍去已杳，惟見萬山環合，峙碧聳青，異草奇葩，芬芳撲鼻觀。道士曰：「此峨眉山最高處也，為自古人跡所不到。盍往參吾師？」

逶迤行抵一石洞，雙扉鍵焉。道士以拂塵柄擊之，呀然自開。既入，則鳥語花香，別一世界，危樓飛閣，縹緲天外。行約里許，突有巨石當其前，晶瑩如鏡，可鑒毫髮，凡迎面而來者，悉入鏡中，上有巨字盈丈，曰「鑿心」。雖隔重衣數襲，自見其心躍然欲動，臟腑脈絡，纖微呈露，無異秦廷之照膽台也。生至此疑駭欲絕，駐足不前。道士曰：「藕此一觀子心，平正通達，了無障礙，亦絕無城府。孺子固尚可教也。」峰回路轉，陡見一院落。道士導之入，歷階升堂，闈無一人。曲折更歷門闈數重，庭中栽芭蕉數本，榜曰「綠天深處」。道士曰：「此吾師習靜所也。每逢庚日，必居是室。」方欲隔窗啟詞，而一婢已擎簾而出，曰：「紫瓊仙子命召君。」道士令生俟於外，入良久，始招生俱進。參謁既畢，起立於旁。竊睨蓮座，一□六七歲女郎也，容華絕代，儀態萬方，心絕愛之，而不能言。女問生：「從何處來？亦願學道否？」生囁嚅不能對。道士從旁為之代答。女笑曰：「子來尚早，塵心猶未淨也。」爰令生前，攜其手細觀掌紋，並摩挲其肩脅。生思慕正殷，而忽親芳澤，觸其柔荑，滑膩無比，頓爾心旌搖搖，不能自主。女於胸前取出小鏡，令生自觀。生內視，己心突突然，躍不能止。女笑曰：「子慾念如火熾，當以冷水直澆其背，距道尚遠，詎耐苦■？不如仍墮凡間，閱世世趣，俾於繁華障中領悟清淨道場，亦一法也。」因挈生至中庭，以帕一方布於地，令生登之。足下冉冉雲起，頃刻間，大地山河，若環一周。

正當俯觀下方，忽聞炮聲大震，遽爾墜地。生見眾咸服西國衣冠，擐甲執兵者，鵠立兩旁，氣象威猛。眾競前詰生，啾啾格磔，生弗能解。眾中有曾至中華者，曰德臣，固其地之紳士也，來與生語。始知地名伊犁，屬於英國，乃蘇格蘭瀕海境也。是日閱兵，先以廢舶立幟海中，然後發炮擊之，命中及遠，不爽黍黍。此演水師也。至操陸兵，悉以新制神槍，一軍齊放，有若萬道火龍。生觀之，不勝歎異。眾問生：「從空下墜，豈有異術乎？」生謬言：「失路至此。頃所見若係眼繃生花，未可知也。」眾疑信參半。德臣招致其家，款待豐隆，敬如上客。德臣有兩姊未嫁，俱令出見。

翌日，偕生往游埃丁漢喇，乃昔年蘇格蘭之京都也，素以華麗著名。所產女子，娟秀絕倫。是夕，適有丹神盛集，遠近畢至，而生亦預焉。丹神者，西國語男女相聚舞蹈之名，或謂即苗俗跳月遺風，海東日本諸國，尤為鉅觀。先選幼男稚女百餘人，或多至二三百人，皆係嬰年韶齒，殊色妙容者；少約□二三歲，長或□五六歲，各以年相若者為偶。其舞蹈之法，有步伐，有節次，各具名目，有女師為教導，曆數月始臻純熟。集時，諸女盛妝而至，男子亦皆飾貌修容，彼此爭妍競媚，鬥勝誇奇。其始也，乍合乍離，忽前忽卻，將進旋退，欲即復止，若遠若近，時散時整；或男招女，或女招男，或男就女而女若避之，或女近男而男若離之。其合也，抱纖腰，扶香肩，成對分行，布列四方，盤旋宛轉，行止疾徐，無不各盡其妙。諸女手中皆攜一花球，紅白相間，芬芳遠聞。其衣盡以香羅輕絹，悉袒上肩，舞時霓裳羽衣，飄飄欲仙，幾疑散花妙女，自天上而來人間也。舞法變幻莫測，或如魚貫，或如蟬聯，或參差如雁行，或分歧如燕翦，或錯落如行星經天，或疏密如圍棋佈局，或為圓圍，或為方陣，或驟進若排牆，或倏分若峙鼎，至於面背內外，方向倏忽不定；時而男圍女圈，則女圈各散，從男圈中出，時而女圍男圈，則男圈各散，從女圈中出；有時純用女子作胡旋舞，左右袖各繫白絹一幅，其長丈餘，恍如蝶之張翅，翩翩然有凌霄之意。諸女足躡素履，舞時離地輕舉，渾如千瓣白蓮花搖動池面。更佐以樂音燈影，光怪陸離，不可逼視。生撫掌稱奇，歎為觀止。

郡中有名家女周西者，國色也。一見生如舊識，邀生至其舍，日則出遊，夕則張宴，名勝之所，涉歷幾遍，選異探幽，殊愜襟抱。生至是漸通方言，可與友朋酬答，因論倫敦為天下最盛之區，不可不一遊，好事多贈以游資。遂與周西裝俱發，先抵樂郡，小憩逆旅。樂郡介於蘇格蘭英倫交界之間，有會堂一所，極宏敞，其中彈琴唱詩者約士女百許人，音節鏗鏘，聲韻悠遠，鈞天廣樂，不足以比之也。中有琴師曰媚梨女士，姿容媚，豐致娉婷，見生，起與為禮，導觀各處。知生將游倫敦，亦願偕行。媚梨之叔官京兆尹，以博學聞於時。生至，倒屣相迓，日使賓從□餘人導生遊覽，所有博物院、藏書室、機器房、製造局，無不排日往觀，而玻璃屋五花八門，尤為鉅觀，廣大幾數百畝。生固美姿首，兩旁夾持以二美姝，正如玉樹臨風，璧人相對，見者咸嘖嘖歎羨。於中設店鬻物者，皆女子，瑤質瓊姿，並皆豔麗。偶睹生來購物，悉與之目挑眉語。生詢及價值，悉不計較，多推與之或競納其袖中，以示擲果羊車之意。

媚梨調生曰：「君從中華來，曾至巴黎乎？」生曰：「未也。」於是渡海過法。街衢寬廣，屋宇壯麗，似與英同。時法王適以避暑，不在宮中。女往謁其國星使，偕生遊歷法宮殆遍。中有金鋼鑽石一，巨若鵝卵，璀璨光耀，誠希世之寶也。由法至瑞士，山明水秀，林樹蓊鬱，花木繁綺，多亭台園囿之勝。方欲取道於普京伯靈，途中忽逢前道士至，以扇拍生肩曰：「歐洲之遊樂乎？可返轡矣。」仍擲拂塵幻作一龍，乘之而去。